



望雨

熟悉的小溪與大樹，不知道還爬不爬得上去？

她小心翼翼地抓著樹幹往樹梢爬，還好樹不算太高也挺容易攀爬.....她順利上樹，倚著樹幹休息。

崔弦：「現在的我應該不能放心休息了.....不過或許這樣也不錯吧，大樹依然跟上個月一樣健康。」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總覺得好像很久沒有一個人散步了，張益緩步徐行在溪邊，微微眯著眼睛看著潺潺流動，在遠處螢區些微燈光下而波光粼粼的水面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張益走了一陣，忽然眼角餘光在一株大樹上捕捉到了什麼，卻是見到似乎有誰坐在樹上，看著似乎是個個子嬌小的女孩？

張益不由停駐在樹下，藉由微弱的燈光想打量清楚。



望雨

扶著樹枝兩隻腳在樹梢晃呀晃，她看著溪流與美好的景色露出微笑。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晚上好呀！今晚的景色也很美呢。」看見人影往這走過來，她揮揮手打招呼。



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聽聲音也是蠻年輕的。

「不怕危險嗎？」張益眯眼看著樹上的少女，看著輕飄飄的，好像隨便風一吹就要掉下樹似的，沙啞的嗓音緩地問著。



望雨

 阿北與貓²：「以前不會喔，但現在會怕了……嘿嘿，不過因為很懷念所以還是想爬上來。」她眨眨眼，突然想到等會下樹是不是就不能直接跳下去了？



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會怕，那怎麼還爬上樹？

聞言張益微微的皺了皺眉頭，他倒是不知道這營區裡除了薛一承還有其他未成年，又瘦又小看著好像還比那金毛年紀小些——

張益打量了大樹幾眼，用和他高大身材不同的靈巧動作，靈敏的翻到了樹上，就近看著，對方看著更小了一——張益想著就當等等把爬上樹，下不來的貓拎下來的打算，在少女隔壁的樹杈上坐下。

「不過樹上的風景的確不錯。」張益看著溪水，語氣有些慵懶，以前他也常爬樹來著。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好厲害！你一定也很常爬樹好靈活.....這樣我們看到的世界就一樣了。」她笑著說，驚嘆對方的身手。

「夜晚和水流總能讓人感到寧靜對嗎，這兩個月來我最喜歡的就是這裡了.....對了、我叫鹿望雨；動物的鹿，望雨是四月望雨。」雖然自己快要離開了但不妨礙和對方介紹，就是這種時候才更該好好把握不是嗎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張益爬上樹後才想著這時間大概泉也差不多回來了，他拿出手機傳了訊息給他。

泉 智子：

📱 下午我有帶娜娜去城裡的公園，大小號也上過了，他玩了兩三小時，現在正在睡覺，所以我出來散個步，如果你回來的話可以直接去我的帳篷領他。

進去的時候稍微小聲些，三花也在睡覺。

晚餐的時候我沒有給狗飼料，煮了牛肉的鮮食給他吃，狗餅乾吃完了，他今天也吃了些小魚乾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以前蠻常爬的。」

做特警時候也常常訓練，對於張益而言，攀爬只是小菜一碟，不過張益沒有特別提起那些訓練，只是簡單的表示自己對於爬樹有經驗，張益看著底下的溪水，就近聞著大樹的氣息，表情柔和了些許，「我喜歡流動的溪水也喜歡夜晚.....這裡相當的不錯。」

「張益。」聽少女介紹了自己，張益也跟著回應了自己的名字。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他是最棒的大樹了，堅固又健康。」她點點頭，一個不小心沒坐好差點掉了下去，好在她有握好樹枝，調整好姿勢笑了笑。

「你好呀張益，可惜現在才認識你……不然說不定就會有好多一起散步的回憶了。」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這棵樹的確挺結實的，長的不錯。」

看著對方差點掉下去，道是讓張益加深了還好自己有爬上來的念頭，萬一真的掉下去他還能一把把對方拎起，反正看起來也沒幾兩重——時下的少女是不是都喜歡像這樣不吃飯，瘦巴巴的？

「你要退營了？」

聽著對方話裡的意思，張益沒多想只是順口問著，距離春季營區公布的關閉整修的時間的確也快到了。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不是快要關閉了嗎？能這樣待著的日子也所剩不多了吧……而且現在我這樣應該接不到工作，我自己也害怕。」她眨眨眼嘆了口氣，隨即又恢復微笑。

「除非我們現在開始每晚都在小溪散步就有很多回憶了！但這樣就不好玩了……真希望快樂的日子可以一直過下去。」



📍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是還有快要十天左右吧？」

剛剛聽他說還以為他是馬上就要退營了，但似乎不是那樣——工作？不知道對方是有在做什麼工作，但似乎是遇上了什麼事，張益撓了撓後腦杓，只想著對方也是挺沒戒心的，就這麼輕易的把自己的事情說出來。

而最後那句創造散步回憶的話也是一——怎麼這麼輕易的就邀請陌生男性和自己在夜晚的溪邊散步？就不怕自己是什麼壞人嗎？看著顯然有些消沉的年輕少女，張益沉默半晌之後，才緩地道著：「有點戒心比較好，你這樣子……很容易被不好的人趁虛而入。」

張益想到幾起案件，未成年不安定的少女心性是最容易被拐騙碰上壞事的。



📍阿北與貓²



收到泉的訊息，張益閱覽了一番後回覆，娜娜估計現在還在睡吧？但應該快要醒來了，對方正好能夠把娜娜帶回去。

泉 智子：

—— — — — —
→📱 好的，不用客氣，娜娜很乖，照顧他不是難事。



望雨

🏠阿北與貓²：「我以為是下禮拜呢？哇……日子過到模糊不清了。」她聳肩，不過也沒關係，並不影響她的決定。

「不好的人我見過很多很多了……你看起來不像，除了第一眼的確有點兇。」她吐舌笑了笑，看起來有些調皮。

「而且你剛剛關心我了，所以你很好。」她依然笑著。



🏠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順便翻看了一下手機日期，「正確來說是含今天是十一天。」張益將手機收回口袋。

「……」

聽著對方的話語和孩子氣的吐舌，張益還是些微的皺了皺眉，「單看行為和外表是不準的，就是關心有時候也可能會是謊言，不能說看起來不像就輕率了。」

雖然這話聽起來蠻像打臉自己的，不過張益還是不由得多說了一句，對於未成年者（雖然他並不是真的很確定對方是不是真的未成年，但就外表和身材來看實在不像成年了），他總是會下意識的多給予一些關心。



望雨

🏠阿北與貓²：「但還是謝謝你關心我，你現在是好人。」她扶好樹枝對張益比了一個讚。

「張益十一天之後有什麼打算嗎？如果方便透露的話我有點好奇。」她坦白地說，被打槍就算了也不太在意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對於對方的好人發言，張益一時間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——他年輕時是曾經想要進入少年警察隊的，不過不適合，看來自己到現在應該也不適合，不擅長跟青少年對話啊。

「在城裡找間旅館短租一陣子，等夏季露營場開放。」

不是什麼不能說的，雖然不知道對方好奇這個做什麼。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你很喜歡露營嗎？」聽見對方的回答她眨眨眼，更好奇了些。

不知道為什麼和對方坐在樹上時她感到很平靜，腦袋裡的小噪音全都不見了……她併攏雙腳後勾著粗枝身體往後倒倒吊著看著對方笑了笑，後又腹部使力回到方才的姿勢坐在樹上。

有點訝異自己居然還能成功，或許倒吊和平衡感沒什麼關係，也或許真的是心理因素讓她不敢上台。她因自己的舉動笑出聲來，眨眨眼望著天空，又看著張益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我喜歡大——」

話說到一半的時候被對方倒吊的動作給嚇了一跳而沒把話說完，幾乎是本能的從自己的樹杈那邊，半個身子移動到對方那頭，手懸在半空中預備隨時抓住——但看著少女似乎相當習慣似的，還能對自己笑了笑，接著返回原位。

這才放心坐回去——畢竟可以爬到樹上，多少還是有點底子才能爬上去的吧，雖然瘦巴巴的。

「我喜歡大自然。」才把剛剛沒說完的話說完。

而且多讓三花親近大自然也是對他比較好，要是真的老了退休，他大概也會選擇鄉下親自大自然的地方居住吧，他喜歡這種清幽。



望雨

🔺阿北與貓²:「我也喜歡大自然！原來還有夏季營場呀？感覺真好……」不知道她有沒有機會可以溜出來報名？

「你嚇到了嗎？抱歉，其實我也不確定剛剛會不會成功……我本來很擅長的但現在不確定，幸好成功了，不然肯定會連你一起拉下樹。」



🔺阿北與貓²

望雨:

「大自然挺好的，我蠻期待夏季露營場是什麼樣的。」

張益緩地說著，看著向自己道歉的少女，輕輕搖頭，「你肯定不會把我拉下樹的，萬一你真的掉下去我會把你拎住的，不過不確定危險的事情還是別做。」

「萬一真的掉下去了，晚上又沒人路過的話可糟糕了。」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:「如果有緣分的話就會在夏季相遇了。」她也很好奇夏季營場的長相。

「如果真的掉下去的話就在天空下睡覺吧！拎住.....聽起來好像小貓一樣。」她想了下自己被抓住衣領拎起來的樣子。

「我跟你說喔，上個月我還有勇氣在二十公尺高的空中盪來盪去.....但是現在我很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也不能這樣子做了，我很害怕，不是說以前不怕，只是現在的害怕放一百倍了。」至今為止的人生似乎她一直都在做危險的事情，而當腳只能踩在地上的時候她才感受到了比以往更加嚴重的恐懼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:

「有緣的話。」

張益只是緩地說著，微微皺眉聽著對方說掉下去就在天空下睡覺——掉下去只會頭破血流跟扭傷和擦傷吧？實在無法理解對方這種輕率又無所謂的發言。

「你是體操選手？」

在空中盪？張益下意識的聯想到體操，不過有哪種體操是在高空上的？聽起來比較像是特技，「因為受傷所以無法上場？」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:「馬戲團演員！因為被撞腦震盪所以現在不敢表演了，失業中！」她笑著說，語氣故作輕鬆。

「你猜的好準耶，我小時候也有練過體操.....不過大多時間都去練馬戲了，你是不是偵探呀？」她開著玩笑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是嗎？」

有些意外對方是馬戲演員，不過的確蠻多馬戲演員都是從小開始訓練的——撞腦震盪？是表演的時候或是練習時摔下來的嗎？那的確會造成心理因素而不敢再上場。「腦震盪有留下後遺症？」但也有可能是後遺症的關係。

「不是偵探，只是做過類似的職業。」

要說刑警的工作某一部分的確也蠻像偵探沒錯。「曾經是刑警。」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現在不做了嗎？」聽到曾經兩個字她忍不住問。

「暫時失去平衡了，現在慢慢訓練恢復中.....不過因為這樣讓我很害怕自己能不能回到以前的水準，畢竟一不小心就非死即殘了，剛住院的幾天我連走路都會跌倒，太可怕了。」她嘆了口氣，隨後又想到什麼拿出手機點開相簿。

「你看，這是四月表演時候的我.....朋友拍的，在空中的感覺很好，很開心。」把手機遞過去，那是她在綱吊演出的照片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現在是特警，不過留職停薪中。」

張益緩地說著，想到現在某個人也在問自己要不要回去做刑警，但他想他應該還是會回去做特警吧——「你還年輕，透過訓練和修養會恢復的。」

都能上樹，而且被醫生允許出院的話，那應該後遺症不是很嚴重才對，既然如此那恢復的可能性很大。

「我曾經腦症盪過，雖然和你綢吊表演不一樣，但也是從高空墜落，嗯，嚴格來說也不算是墜落，是從高樓垂降，但設備失靈所以失控速滑，雖然勉強讓下滑的速度減速，但是還是摔在地上了——那年我三十歲，當時摔的後遺症很嚴重，但透過訓練和復健，還是恢復了。」

張益接過他的手機看著裡面演出的相片——彷彿另外一個世界，精彩活潑又開心，在高空上的少女彷彿處在失重世界般自由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張益輕聲說著：「只要你還想回到空中的話，就要相信自己可以恢復。」

不知道自己的經驗是否對他有幫助，不過就他來看，其實不用擔心無法恢復，重點還是在心理層面吧。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我相信自己……可是人的惡意很可怕，我怕再被傷害。」她笑著，她是見證了對方的毀滅然後呢？她和克里斯還是不能保證是否能夠安全，明明只是過個生活為什麼要這樣膽戰心驚。

「那一定很恐懼……我不敢想像要是身上的繩索壞掉會怎麼樣。」想到就讓她微微發抖。

「原來是這樣，所以才可以有時間露營……是療癒自己的感覺嗎？」



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……所以你才要更小心些，別那麼輕率。」

張益安靜的聽著，話題拉回了一開始讓少女多堤防些，聽對方出意外應該是被人害的，張益輕輕撓了撓後頸但他才第一次見面，也不便問的深入，因此張益只是緩地這麼說著。

「跟你選擇當馬戲演員一樣，只是職業風險，不管是人或是或物，雖然性質可能不太一樣，但也差不多，萬一真的發生了，那麼只能夠去面對跟正視，然後解決。」

張益看著對方微微顫抖，更放緩了嗓音和語氣，「因為想要繼續在這個行業，所以總要有這些心理準備任何可能的危機。」只是他面對的是妒忌，而自己面對的是罪犯，但都是來自人的惡意。

「都過去十多年了。」

張益輕輕聳肩，摔的腦症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——「不過現在也算是稍作調養沒錯。」沒特別說明那些複雜的原因。



望雨

 阿北與貓²：「如果是我自己的失誤我絕對可以承擔……雖然現在看不出來，但我之前挺厲害的喔？」食指在空中比劃著圓圈。

「我被以前的同學刻意開車從前面撞過來，她真的是瘋子.....她覺得是我的原因讓她得不到首席，是因為我她才吸毒車禍截肢。」她不確定對方想不想聽這種鳥事，但她好像已經習慣和別人分享了。

「小時候我根本連馬戲是什麼都不知道就被送進學校裡，十幾年幾乎每天都在訓練怎麼可能會輸給一個不自律的人嘛.....真的是.....我好像抱怨太多了，又得說抱歉了。」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雖然不生氣了但是她還是無法把這種感覺全數放下。

「那我們在某方面是一樣的耶，一起在這裡休息充電。」



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總是會有這樣的人，只知道怨恨別人而不知自治和努力，最終去傷害他人。」

張益聞言只是沉默了一會，才緩緩的道著，「無端受害的確會讓人沮喪，但對方應該為他犯下的罪刑受到相應的懲罰了吧？刻意開車撞人已經構成了刑事責任了，他的所作所為不該被原諒。」

聽著對方的話語，也是從小辛苦生活過來的，張益只是道著：「你不用跟我抱歉，這不是什麼你需要道歉的事。」張益看著潺潺流動的溪水，「好好休息後再出發。」



望雨

阿北與貓²：

「.....應該吧，至少我現在不會原諒她的。」她鼓起臉哼了一聲。

「你也要好好休息喔。我之前看過一個報導，他說水其實有記憶.....那如果對著水傳遞內心的話，那些想說的事、那些思念在某天就會蒸發成水蒸氣再升空凝結成雨，是不

是最後就能夠傳遞出去了？」望著溪流她突然想到這件事便輕輕說著和對方分享，五月的晚上明明是舒服的微風她卻突然感到有點冷。



🏠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其實，我覺得你不需要去原諒他，錯誤的人是他，受害的人是你，不用考慮去原諒。」

做出那樣的事情，實在無法讓人去原諒——

「是嗎？」

想的事情跳的還真快，而且還相當的浪漫——「也許是這樣的吧？雖然不是我會選擇的方式。」這樣的想法太過浪漫與飄渺了，不是他會有的想法，如果是他最終還是會選擇親自開口吧，當然也會有無法傳遞的對象——而那時他所擁有的便是藍調了。

「差不多該回去了？」看著對方似乎有些畏寒，張益看了看時間，他其實也該回去看看他的貓了——還有悠真給的信。



望雨

🏠 阿北與貓²：「對耶……都快一點鐘了，那我能不能要求一個擁抱？還有我好像真的有點不知道怎麼下去……我只會用跳的，現在不敢跳了。」她笑著說，腳依然晃呀晃的。

「我有時候會想是不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我的名字像是在等待某人的訊息……不過等到現在好像也沒等到什麼東西就是了。」

「可以教我怎麼下去嗎？」她眨眨眼求助。



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「不介意的話，我抱你下去？」

雖然對於要一個陌生男人的擁抱聽起來實在不妥當，但是藉由抱他下去——幫他下去也給可給他一個擁抱，應該算是兩全其美的吧？張益對眼前的少女伸出手來，「我能單手抱著你，然後爬下去的——之後等你復原了，就不需要我教你，你本來就知道該怎麼爬下樹。」

「如果等不到什麼，那就主動去尋求吧？像現在你主動說想要一個擁抱，不用被名字束縛。」



望雨

 阿北與貓²：

「那就拜託你了。」

她聽著對方的話若有所思，自己在等什麼她非常清楚……有些東西她還是好想親耳聽見真話，保持微笑她又眨了眨眼。

「要是可以早點遇見你就好了……真希望夏天還能再見面。」



 阿北與貓²

望雨：

張益爬到少女的那根樹杈上，倒是很輕鬆地就把嬌小又瘦的少女單手抱著，「如果你有來夏季露營場的話就會碰面了。」張益緩地說著，他是確定會來到，但對方就看他的緣分了。

有緣自然會在碰面。

接著張益便單手扶著樹枝，看準了落腳的點，三兩下就輕鬆的爬下大樹，最後俐落的跳到了草地上——帶腳步站穩才將懷裡抱著的少女放下。



望雨

 阿北與貓²:

「謝謝你，雖然這樣說有點奇怪甚至有些冒犯……不過剛剛那樣好像爸爸把小朋友抱下來……我第一次體會這種感覺，突然莫名地有點開心。」她笑了笑，最終還是主動去抱了一下對方。

「晚安！希望你能快樂。」把樹下的袋子提起她揮了揮手告別後離開小溪。



 阿北與貓²

望雨:

怎麼又給人說像爸了。

張益聞言不由微微笑了一下，雖然還是被對方主動的擁抱給微微愣了一下——真的是太過於不設防了，這個女孩——但張益終究沒有多說什麼。

「晚安。」只是與之道了聲晚安後，目送著對方離開，他才緩步離開小溪，回到帳篷去。